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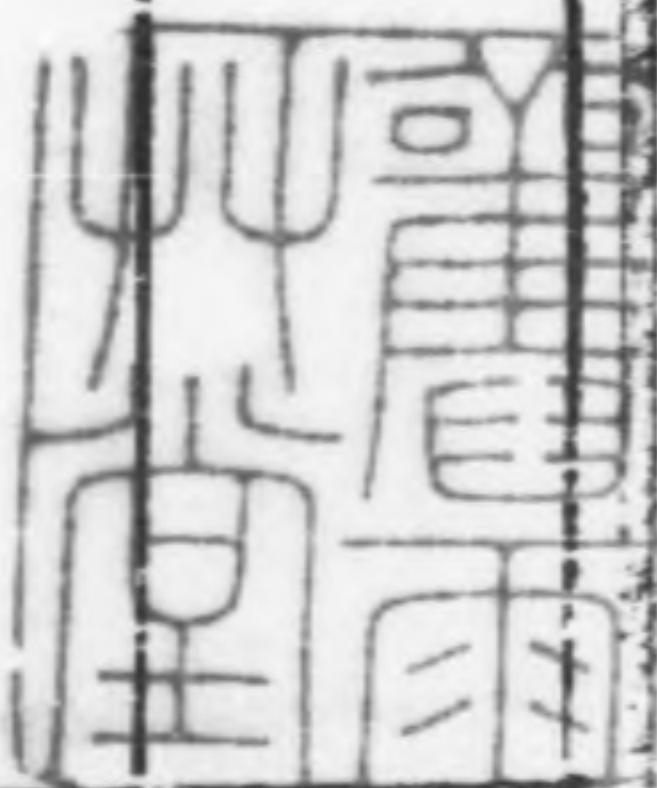
史通卷第十六

外篇

雜說上第七 一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



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垂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栢舉之後。于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彌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躋。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

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腹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詞。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

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遠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謹言哉

者哉宋

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

此世字
嘉靖本
無

斯亦宋

致使編次不倫宋

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恠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

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

伊尹宋本下有共伯名和四字直釋移李歷下宋

向若此宋古所欺宋

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璅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躰區別易觀昔

幽明錄之徒宋

曹續宋

若以古方今當然則知宋

皆服伏宋

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于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

史記何去當在下一條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陽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

詔召其所長 宋

宋合

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宋合

昔孔子力可翹閔。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

宋無兩之字

以真於刑宋

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

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風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

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闔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

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惟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悞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狄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屢孤箕服。彰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

其將興也亦然蓋魏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驚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

徃徃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

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除

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或述

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

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

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獨人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

或皆騎出入 宋

百僚 宋

積數年矣 宋

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裼，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

而於方尺之中

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壽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通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

右若干品

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徃徃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

去都留信 宗

曾無更張 宋

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

改作尋固於宋

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楊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常玄成父孟德業。稍多。

宋本作正。司馬相如司馬遷多四字。宋

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常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

非人理所移。宋

也斯言為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恒例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通卷之十六

史通卷第十七

外篇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
 晉學者魯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
 著書王隱檀道鸞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
 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
 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媮者矣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彊宇狹於石虎

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

石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沙

漠西南地歸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

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

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劭抄撮

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

矣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

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之有葉

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

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于寶搜神記乃

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俗恠說又劉敬昇異苑

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

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萬等撰

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

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萬等之錄謂

家撰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

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

謂碑

明文撫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蔽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

近者宋臨川王

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

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

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

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

以本記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叙娥姁之事。其為率略。不亦甚邪。揚王孫布囊

雖以諸帝同編

外戚篇宋本下有按外戚篇多四字

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慙。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

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繁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柱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

嘉靖本
作徐是
也予里

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哀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姦矯言。欺衆且所為草藁。本末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末年羨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

从宋乙

通多此累。有同自鄙。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摘撫云。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請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飭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求婚不許。此言尤可恠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裔。此皆魏史自

黃旗之主 宋 乃懷疑

小注

述非佗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族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出關東風俗傳奴耳此可謂飭嫖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

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招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北齊書史三條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隋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

起于宋

耳。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溪。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備觀其事宋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羞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

尤嘆宋

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盧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儉。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疇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諱存隱。謂長。為藏。蓋為姚長諱。重規德。茶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

如今之所謂者宋

其為弘益多矣宋

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羗，易臣以奴，呼母云媵，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柰何妄加譏誚者哉！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

猶有可識者宋

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鈐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別及李氏之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

謂有世字犯太宗文武皇帝諱也

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

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可測，驚駭而多疑，嗟呼！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

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虺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

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它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邵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雜志裴政太清實錄杜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子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

夫人載言宋

豈若遺而不載宋

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克
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
訶。尤其諂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
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
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
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
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
李斯之設坑。竄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
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叙錄煩碎。至
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邵思書。為奴所侮。此
而畢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
矣。

史通卷之第十七

史通卷第十八

外篇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採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

寂滅無覩

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
 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
 全說文辭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
 別之總說耳季充撰翰林論摯如次諸史傳實
 為垂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
 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
 首八萬曾不涉言百葉書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
 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

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
 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
 云自卿雲已前多後才而不課學向椎已後頗
 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
 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
 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
 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
 渭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

斯不庶矣斯不庶矣又宋

則宇文尤甚宋

晉詞宋

而曰宋

此則三國志宋

安能援引古事以訓荅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

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

鄉則按文尤甚按王邵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敵武晉嗣未變胡俗

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遠於齊遠矣而牛弘王

邵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

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邦有夷夏

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

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則為汾州或譜之太祖怒曰何為問我骨肉生以貝錦此並六經

之言

又曰榮權言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

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

裴政太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

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收使癡

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錄矣此何異莊

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辭

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

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

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

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

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長謂太清已

後平頭上尾充忌於時對語儼舜盛行於俗始

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

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降而隗囂

殊憮盜梁主必不捨其盜誦呼以姓名由須對

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五文

或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

也又蕭詔太清記曰云云温子昇求安故事言

帝朱世隆之攻沒建州曰怨痛之響上徹天闕酸

文並由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

辯如

偶對此之為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
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
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
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

間戕䟽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迹言並飾讓

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

瞻遠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

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德宣之令江陵建

業地闊數千餘里宣惠皇后下令或書成并部

必至荆宗

注請署

則如無

史目曰宋

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裁浮辭者

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因此。晉魏及宋自食業後稱公王即

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秩進累遷。足驗也。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

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

魏禪。密撰錫遜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

唯王邵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又以

為辭。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

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

澹置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

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豈國其成事呼為史臣

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

謂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

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

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

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

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曾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

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

於天子自魯昭公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

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

由向悞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

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

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

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

宋景之後矣宋

謂晏子曰吾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

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

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

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

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

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

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

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

按蘇秦荅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其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言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

乃因宋

失言如是宋

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為貞文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其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

已穢之矣宋

蜀主本紀宋

化而為鶻。荆屍變而為鯨。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炳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牖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

小伎

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荅。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讚其顏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

巖畔

談講多矣宋

有偏嫉宋

而攻此之短宋

又觀世之學者宋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則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每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抵牾不

傳斯為中
按遠矣
當作

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

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環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

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

子高視六經今並蛙壁不行綴緝流無絕豈與夫

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

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

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

唯聖人宋

揚雄宋寔

女為宋

有史者宋

盛述顏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
視予猶父門人曰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
者矣既而楊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
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
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雲
叅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
知矣如謝丞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
塞復焉足恠哉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

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
去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
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
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
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
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
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躰而

又其比也宋

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
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惟薄不修言貌鄙事
訐以為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
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
子幸為詳焉。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擊虞有筆
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
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
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

至如近代宋

一二宋

楊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

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虫末技。短才小

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鑑傳云。有或著

書。總至二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莫不一

二。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

西征記辨。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

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詞記。凡此書或一

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

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

餓死于首陽之下宋

么麼恆事宋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魚錄姜詩趙一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官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躰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史通卷之十八

五代史謂

史通卷第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志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

抵牾者多宋

區別宋

嘉靖日本作

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
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
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
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
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
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
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悞進退無準
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

魯君
宋

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
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
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
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
守株何甚此其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
號謚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
也至如敘火不災災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
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

無恆宋

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求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尔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躰也

按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威好為聚鷓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

都損宋

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之不同也

第二科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佗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

晉汝齊宋

力斃宋

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

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土阿占為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

成帝意悛與不悛

而此科又言宋本作而
又此科始言宋
隕霜宋
終乎漢代宋

肇自宋

注又續云宋

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讀書董
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
云大雨雹而入此科已又又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
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雹
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輒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
條首尾紛拏章句錯採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
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
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

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
成帝河平二年

其紀年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
續云元鼎三年按

三年宜除元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
平一年續後

鼎之號也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
云是歲而已不當其重言事也此所謂標舉

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

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

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

史通卷之六

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胃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

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

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

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宜親竊斧臺名逃責正比

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

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

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敵皇之本願而

其微弱尤甚 宋

豈得謂宋

盡知之矣者乎宋

大蒐于比蒲宋

恒事宋

感應宋

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

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

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

鄆按大夫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

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

常事而坐延灾青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

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按

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

嚴公謂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

七年秋大水董

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

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

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

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郟之

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

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

敗宋師於乘丘及郟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

可以歡榮降福

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

是數年嚴遭大水

亦謂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

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

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

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肯

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

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

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

弛慢

宋

史通 卷之十九
七
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閱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

無者字宋

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為當有廢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廢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

成言者哉 宋

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
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
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上前殿者 宋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
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
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
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
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
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

夫人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
從大司馬而升登極 宋

以篡位夫人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
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此
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恒數 宋

至于在孕 宋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孕三
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
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
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
後有定準至在孕哺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
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

班志宋

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
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
狩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
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
也

退飛宋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
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
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

甫申他說宋

爭私嫂者宋本作爭知嫂
泮者也宋

嘉靖本有注今注曰第
尤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
文飾之

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闕
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
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
學凌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嫂者
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
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
胷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

常風 宋

劉歆 宋

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恠歷叙群妖兩螯為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鷁斯皆見小

通鑑 宋

惟紀子傳 宋

此所謂 宋

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狝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它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

言所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闢

此言宋黑白之祥

鷄而傳芥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殺萌於解黿。却至奪豕而家滅。華元烹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

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鷄豕為禍。桃李冬花。直叙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

冬華宋

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一。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

或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鳴死成帝
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
成二年大雨水二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
甲兵弩繫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
五年十月桃李花
實皆不言其應 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
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
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
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
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
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蠹之為惑
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微崩七山者漢

此比宋

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元陽所以成妖
鄭易許由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
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
詳焉

五行志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 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
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候于戚上得天子
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
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陵射王中肩楚絕苞茅

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
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
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
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
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
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云無冰凡有
三載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
舒殺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

宋本作陳次亡之役

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災毒恨
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
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譏隗叔終有封
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
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
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
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
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
四公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

史通 卷之十九
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無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戶。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凡不改其字。已下同。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春秋

亦自占候 宋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杻弒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是世懸殊。言何倒錯。

世實懸殊 宋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

本耳 宋

杞尚存宋

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宋臣伊戾讒太子痤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讒太子座而殺之事在襄二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昭十六年

無與字晉字宋

自此前後宋

事在成十五年華元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澳梁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

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
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
十八年春魚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
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
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
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相六卿田氏而已。
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
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
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知政由甯氏。祭則

多言宋

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
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侈
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
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事
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屍。唯三郤耳。何
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
誤也。當為州滿事。見王邵續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

讀書志 宋

其才宗

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惕于將誅魏絳
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公然在已寵辱自由
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
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
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
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
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亭于東方宋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
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出東方者軫角

共相宋

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
篡齊六卿分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
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
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
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
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踈闊者哉且當春秋
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
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
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

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

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申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闔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脩德，將闔三國以自危亡，是特子產任

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
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
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
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
以楚宋為始鄭居河隸地匪夷唐庚謂當要衝殊
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
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五迄于獲麟之

歲其間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
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
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
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事陳侯之弟
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
中國故復書陳火災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
矣如邑有疑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

獨不見鄭裨竈之說
乎裨竈之說斯災也

國史者宋

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
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
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於國史豈可復
謂之陳乎

此其劫也自斯而後若續項之墟亦
應書

史通卷之十九終

史通卷之第二十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
別昔又有以髮繞灸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
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灸炭必致焚灼毒味經
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
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

無八字

無矣字

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徃徃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

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孟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齷齪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

宋

宋

宋

宋

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恠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

宋

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家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師之如夫子宋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

年長宋

有子避之宋

雨商瞿長魚子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魚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回賜非類宋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

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載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

平生仇怨

嘉靖本
作觀

儻若

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子房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群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

雍齒以媿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

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

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

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

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

伋問曰宋

送出郭外宋

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

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

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

湏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

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檠填

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

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

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

竟野宋

無常宋

長吏黃綬群官率彼吏人顛然佇候兼復掃除逆
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
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
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
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
檄它方益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
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
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來朝太祖令崔

云云宋旁寫

坐牀宋

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
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
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
難曰昔孟陽即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
王或王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齊事非
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
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
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
具瞻百寮僉瞞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

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綽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闊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摘，據辨其疑誤者焉。蓋曹公多許，好立詭謀。

流俗相欺，遂為此說。

又魏世諸小事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懾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恬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

無也字

使檐瓦

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十石故也名以定躰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

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

如張湛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

廣川貸夫侍客並其類也

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

貸夫宋本作貸夫宋

清白當世宋

身安弊緼口甘麤糲而多藏錐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觥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豚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觥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始致滅性

飲二升酒宋

臨設宋

穢惟不肖宋

春相之音宋

自文宋

又以其宋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輒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春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測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益酪不甞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觴

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

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年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

凡卅五年

廿五六

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擢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賸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

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僨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娼預政士有附麗之

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為一

中說載不遷四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

次在大駕後發四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

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

取樂立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

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

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

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

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東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吏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費軀。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

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

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訟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

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責備古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纂成一家。躰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王闕。斯並曩時得

之列宋

創紀編年宋

勤墮宋

某紀某傳

史通 卷之三十
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
注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
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
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
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
義耳如創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
豐約或可畧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
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銘奮墨勤惰須等
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

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
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
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
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
言以蔽三隅自反而特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
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
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
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
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寔。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皆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較

較。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鑿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

輕敢方於鄙宗

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牙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露。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

官途宗

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仕。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拙櫻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僊宗

能不蕞芥於心者乎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壬子十月十一日荃孫用盧本校完

史通第二十卷終

九月二十七日讀完

補寫夫業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鐘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旣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為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刊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

史通
後漢
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
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
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賢聖
是其短也至於評騭文體憎薄牽排亦可
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

前史官陸深書于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參
對也方俟君子昔人以思誤書為一適

斯言殆未可廢也故宜如右廿又四日深
丹題

跋新刊史通

同年儼山陸子牧蜀三越月嘗病蜀本史
通難讀乃公暇釐訛續脫芟其繁蔓間勘
決其譏舉前失之失辟光弼一號令子儀
軍氣色益倍寒朗平反楚獄群疑亡而多
理出蓋其沉酣史館者三十來年才擅三
長稍出緒餘即義例峻凜論嚴取怒作史
觀史之法斯備嗣今學史其知務循據豈

直嘉惠吾一方茲一時焉耳矣截短於為
材其長也自足於用也子玄復生當喜增
價何庸乎釋蒙

嘉靖乙未中秋日內江高公韶跋

史通者唐鳳閣舍人劉子玄所著也子玄
生秉異質少有偉志甫總角即能上下諸
史包括寰區是書蓋其再入東觀所成皆
商確校勘諸家精語竒詭畢陳如闢草囊
螢裁剪掇拾光采裒聚吁亦勤矣然語激
而氣輕於道或未可會耳按子玄語張說
入證魏元忠事曰無誣青史為子孫累及
答鄭惟忠所問文士史材之說世稱篤論

子玄者正亦不媿良直也已余聞史事如繪家數種種貌形肖物逼真者名家耳昔有中貴人自憚其陋每畫史為作者愈似則愈不當其意爰有移他眉目娟好以媚之者遂蒙厚賞焉嗚呼不虛美不隱惡畫師固亦稱史也要之人文與時升降聖王在上典史職者無亦聖人之徒故夫虞書所載四仲厥民析鳥獸孳尾諸條讒二十

八字耳後之候氣觀象者所不能違萬世律歷之宗也視夏小正秦月令何如邪禹貢一書豈禹自修今雖陵谷變遷天文地理民風物產居然可見山經地志祇益紛紛耳乃春秋則仲尼約之以經世者可以例論乎哉彼立明遷固而下世亦有作未暇深議史通歷有評品或者未免遺論中間然有可以質諸仲尼者子玄嘗以史通

自擬太玄謂後世必有如陸公紀張平子者印可千載矣詎知我儼山陸先生子淵以館閣宿望出叅江藩內外所著亦既富矣及左轄吾蜀謂史通漫漶不可讀暇日節易而翻刻之豈亦憫其憤鬱勤苦者哉子玄有知寧不抵掌九原矣夫

嘉靖乙未歲仲冬九日漢嘉後學彭汝寔序

刊正史通序

昔者孔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味斯言也則雅頌在當時見者亦衆矣必俟孔子後正者何也蓋權衡設輕重乃昭尺度懸長短斯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賢者誠萬世之權度哉愚舊讀史通見其缺文複意繁詞冗意心頗疑之掩卷而思展卷而玩莫可為懷者矣

儼山先生帥蜀之初乃取而正之篇章旨趣各循其軌意愜而文順事核而理瑩自是始為完書此無他蓋先生以江南鉅儒養之翰苑復三十餘年其學邃故其思精其思精故其見高如扁鵲視人五臟皆見庖丁遊刃目無全牛故稱量之下銖兩自明分寸不爽固其所哉厥功豈獨倍於作者殆并孔堂以續雅頌遺音矣近世有訂周禮之誤以補冬官之缺或謂事類而功倍未知然否且羣書之誤尚不止此先生將次第正之其嘉惠後學之心益宏且遠矣敬當玄雪以俟

嘉靖乙未長至日後學李佶謹識

跋史通

方洲山人楊名撰

儼山先生既正史通使者來緘以示名且委之為說名敬受而讀之至三四過則見夫井井乎如珠之就繩炳炳乎如鑑之脫垢洋洋乎如韶之叶律而琴之定徽也乃起而歎曰邈哉淵乎先生之用心矣夫尚友則詩書是資畜德則言行有賴故雖塵

籍蠹編小辭淺說罔不有至理存焉者聖
賢固弗廢哉况知幾以良史才三為史官
徘徊司籍之曹歲月寢久其所以沉潛考
證之者當不寡薄則其著而為書固宜兼
備諸體網羅百家馳驅列代幾自成一門
戶獨惜夫評議徇於意見是非謬於聖哲
不能使人無遺憾焉雖然作室而先式則
羣材無淆織錦而預圖諸樣庶百卉之不

相雜此其道在我而權存乎心爾夫既曰
尚友矣畜德矣則凡詩書言行之云皆足
以輔吾志而助吾力罔見有或病吾事者
矧曰辨類考故推時核勢案迹之實係乎
然則先生茲刻雅意其在是也已矣若夫
徐宋柳子所稱說者見則有異同言則有
得失或未足以語此名且將質之於先生
云

嘉靖丙申歲秋七月朔日跋

前諸序舊本俱有故存於後

道光己亥除夕得于師德堂書肆湘舟記



此以嘉靖乙未雲間陸儼然為蜀藩時
取舊本重刊是以時第一刻本內因習篇

曲等篇有兩跋萬曆壬寅長洲張慎吾復
校陸本曲等篇增四百卅餘字鑿識篇

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它篇彙入者六十餘

字刪去儼齋兩跋補改較多稍為可讀

陸張兩本初刻補印者不同今借得校本孫葑園以朱孝過
蓋時有修改

錄葉石君校本於張本并補脫葉跋千里
後以宋本校廿八條又以嘉靖後印本補助

之均用墨筆可謂善本卷八過錄於此本上
復取盧抱經羣書拾補正之用半月功方畢
提要云史通舊刻傳世者稀永樂大典獨遺
是書各家書目亦無以宋本著錄在抱經止
見華亭朱氏影鈔宋本所校有出千里外
者不知千里所見又何存也史通究以通釋
為最善抱經亦極推許千里跋云是以通
釋之天寔無是事則以面涉耳卷八校勘三
次究未知能得宋本之真否讀者仍從通

釋也張慎吾萬曆丁丑進士著有琅琊
代醉編等書本博雅之士所增所改必有
善本依據不言所出則明人之習氣也壬子

十月卷八跋



書



